

10



新選詳註國文讀本卷四

編輯者華亭雷璠

註釋者華亭雷璠

復魯絜非書

姚鼎

桐城姚鼎頓首絜非先生足下。

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江西新城人。乾隆間官山西夏縣知縣，為文

冲平和易持論尤中正，著有山木集。

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為君子矣。讀其

文，非君子不能也。往與程魚門周書昌論古今才士。

魚門，名晉芳，自號戴園，安

嶽歙縣人，書昌名永年，山東歷城人，二君均於清高宗時以修四庫書授翰林院編修。

惟為古文者最少。苟

為之，必傑士也。況為之專且善如先生者乎。辱書引義謙而見推

過當，非所敢任。鼎自幼迄衰，獲侍賢人長者為師友，剽

剽，去聲，劫也。

取

見聞，加臆度為說，非真知文能為文也。奚辱命之哉。蓋虛懷樂取

者，君子之心，而誦所得以正於君子，亦鄙陋之志也。鼎聞天地之

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此論極精，古無道及之者，實自姚氏發之。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

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為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驎，其光也

如杲日。杲音稿，明也。詩杲杲出日。如火如金鏐鐵。鏐音留，黃金之美者。其於人也如憑高

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鼓進以兵。其得於陰與柔之

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澗如淪

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天空廣處。其於人也，謬乎

其如歎。謬音聊，清深也。邈乎其如有思，曠乎其如喜。曠音煖，亦作暖，温也。愀乎其如

悲。愀音悄，容色變也。觀其文，諷其音，則為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雜

寫來參差錯落，而自成節奏，其形容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

物者糅而氣有多寡糅音揉雜也進細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

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為道見易繫辭上傳註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夫文之

多變亦若是也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而

不足為剛柔而不足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

以為聲歌絃管之全爾苟喜樂者聞之則五音宮商角徵羽謂之五音十二

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鐘謂之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

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歐陽修字永叔曾鞏字子固其

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

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矣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

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失法肉如又切音轉肥滿也

吐辭雅馴不蕪而已。古今至於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

文之至者，通於神明，人力不及施也。文之工者，往往於無意中得之。此數語非箇中人不能道。

先生以為然乎？惠寄之文，刻本固當見與鈔本，謹封還。然鈔本不

能勝刻者。諸體中書疏贈序為上，記事之文次之，論辨又次之。鼎

亦竊識數語於其間，未必當也。梅崖集果有邇人處。宋仕瑋，字雙瞻，號梅崖，福

建甯人，著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恨不識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陳用光，字碩士，為絮

非先生之甥，者有太乙舟文集，按姬傳先生撰公墓誌銘云：子四，肇、熊、肇、先、嗣、光、迪、光、肇、光、嗣、光，皆能嗣君古文學者，而肇、光、先、頌、未

易量聽所好，恣為之，勿拘其途可也。於所寄文，輒妄評說，勿罪勿罪。

上朱梅崖先生書

魯仕驥

仕驥頓首。奉書梅崖先生左右。仕驥側聞先生自少以唐韓愈氏自況，竊謂韓子之人之文，千百年一有者也。仕驥雖不肖，亦嘗幼

習其辭。而有志好之矣。從而考其軼事。則又未嘗不歎其好善之勤。愛士之切。汲汲焉。誘掖後進。欲共偕之大道。而生其時者。若李

翱。張籍。皇甫湜之徒。幸得大賢者為之師。

唐書韓愈本傳愈成就後進往往知名經愈指

授皆稱韓門弟子為文章探本原卓然成一家言其徒李翱皇甫湜皆效之然不及遠甚少與孟郊張籍友善二人名未振愈稱美於公卿故籍終成科名按翱字習之官至諫議大夫籍字文昌官至國子司業湜字持正官至工部郎中均有文集皆能磨

礱浸灌以有成而韓子之道亦益以光大俾後之讀其書者感慨

欣慕若欲身與其盛也既而聞今世有先生則又未嘗不自幸其

生與之同時因不自揣量竊欲一竭其駑鈍之才養其根加其膏

以庶幾其一得就而問焉因以講去其非而存其是雖不敢望李翱

諸人萬一抑或得所指授俾卒其業不至泯泯沒世而已也往年

過訪貴鄉

梅崖先生福建建甯人

諸君子得見令兄筠園先生

筠園名仕珩曾為臺灣鳳

山縣教諭著有小琉球漫志十卷及谿音等

是時先生遠宦山東

梅崖先生曾官山東夏津縣知縣

仕

驥賤且少蓋無因而至焉又中無所有不敢妄干以書然於先生之微言篤論則從令兄與諸君子後亦飲聞而熟察之矣自是而願見先生之心日益以誠今年春復過貴里而先生已退休家居竊不勝驚喜以為積十數年願得一見者今一旦見之將進謁忽自顧翻若次且不敢

易夬卦其行次且次且行不進也亦作趨起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足將進而趨

何者

無雄之雌天地不能卵空中之核陰陽不能結夫無其質而妄冀

其獲君子所不許以仕驥之不自揣量積十數年嚮往之志然乃

力絀於紛紜功隳於偷惰念古之君子將欲致其身於長者之前

必有所自飾為之先資仕驥於此既學之未力及其為之又皆

所謂下筆令人慚者雖強顏以進先生不惜誘而進之其將何以

為之質也。比進見不圖。先生竟降以相接。語次若重惜仕驥之違其志者。懇懇之誠。達於面目。此由好善之勤。愛士之切。出於天性而然。故雖以仕驥之不肖。猶樂為成就之。信乎其真能以韓子自待者也。退益自慶。今日之得見先生。信為未易之遇。而生平之所願竭其駑鈍者。將自今始。舊所為文。謹擇其稍可者八篇。錄為一冊。古詩一章。聊寫鄙誠。並冀賜繩削。伏惟閱其志而進退之。俾處在門下。與有聞焉。幸甚。惶恐惶恐。仕驥再拜。

除莊長記

秦瀛

永嘉縣屬浙江處州府民困莊長。莊長何。其始有司急催科。責富民任莊

長。督逋稅。浸久法益弊。民重困。計一縣中析莊至數千以上。僉擇

富民為長。遇徭役。惟莊長是誅。責也富民計戶任役。或行賕。音求。以財枉法

也。賂倖免。越歲任如故。數千莊卒無免者。其民訴之有司。而胥吏

資為利藪。除之於彼不便。輒多方慫恿。音疎勇。勸也。不克除。民又訴之。

郡守監司上之大府。知府稱郡守。按察使布政司。稱監司。總督巡撫稱大府。大府下於監司。

郡守監司。郡守又下於有司。積弊相沿。牢不可破。無有以民生圖計為念者。徒以一紙空文。上下往復。

清時官場惡習。大率類此。積弊因仍行之。且數十年。以是永嘉無富民。乾隆甲

寅。余分巡溫處。清制各省重要府縣。設有分巡兵備道。溫處道駐溫州府。轄溫處兩府。稔其弊。亟議

除。郡守某曰。公欲除之。如病官何。利不能興。弊不能除。皆由此輩私心為之梗阻。余曰。君

以莊長為便於催科耶。催科乃有司責。欲責諸莊長耶。夫官所以

養民也。民病即官病。奈何欲病民以利官耶。且未有利民而官不

利者也。遂定議。請於大府。竟除之。縣五十餘。都免役數千戶。役既

免。民皆曰。我公實免我役。吾民慎毋通官賦。貽我公憂。應未有利民而官不

說利之
余記之庸以告後之官斯土者

紫石泉山房記

吳定

予家舊居歙

安徽徽州府歙縣

西巖鎮之南山先大父既老乃築室巖鎮

上游徙居之門濱溪水種竹數十竿入門折而西有書室兩楹踰

書室而南則圃也圃多種桃李桂之屬竹間之與門前之竹中外

掩映故大父自題其圃曰竹圃圃有紫石池泉瀧瀧音號水聲流其上

豫章尚書曹公秀先東遊

秀先字芝田號地山江西新建人乾隆元年進士官至禮部尚書謚文恪新建

為今江西之南昌府南昌古稱豫章

嘗棲息於此愛之名其軒為紫石泉山房者曹

尚書也

題點

巖鎮有萬家之市而予獨遠市而居人迹罕至以處讀

書之士為宜予生八歲始讀書軒中幼穉不自揆慨然思繼宋賢

之蹟而踐其庭以與游楊黃蔡諸賢伍

宋游酢字定夫稱蘆山先生楊時字中立稱龜山先

生均二程門人黃幹字直卿稱勉齋先生而足時塾師方訓迪以

蔡元定字季通稱西山先生均朱子門人而予又私愛古人之

科舉俗儒之學如八股文試帖詩等專為應而予又私愛古人之

文藝詩歌科舉而學者曰科舉之學早夜諷習以分其勤蓋二十餘年矣中歲以後始畢心

力於四子之書論孟學庸四聖之易伏羲畫卦文王周公作繫辭孔子作傳是為四聖及凡六

藝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口吟心繹奉以為儀於出處進退取與之大節未

嘗敢隕越也然而視聽言動之違乎禮者不少矣論語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荒陋之辭足以宣昭聖訓者又無幾矣回憶入塾之

初方冀與古人頡頏千載以上頡頏讀若頁抗鳥飛貌飛上曰頡頏飛下曰頡頏此借以明抗衝之意

今老矣而尺寸之獲僅終於斯然後知讀書之士愛博而業精力

分而功就自古及今未之見也曩者棟宇初興黝堊黝音幼上聲爾雅黑謂之

鮮濃泉甘竹綠童冠咸黝堊音惡以泥塗飾曰堊廣雅黝堊塗也

集論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未成人曰童加冠於首曰冠讀去聲古者男子二十行冠禮則為成人讀書之音

琅琅不可謂非盛也轉瞬之間遊從舊侶半皆散亡竹既凋殘池

亦竭矣此雖志得氣揚之子追尋舊蹟音逆迹也有不禁涕零者況僕以

垂老無成之人日覽斯泉能不悽然顧影而自悼哉俯仰今昔百感交集物猶

如此人何以堪階下有梅二本枯朽久矣嘉慶仁宗睿皇帝年號二年根旁忽產

雙芝芝為隱花植物亦名靈芝寄生於已枯之樹木上其體如菌狀蓋有雲紋下面有細孔有青赤黃白黑紫六色說文芝神

草也本草芝為瑞草服之神仙是年予舉孝廉方正於鄉考大清會典凡皇帝登極舉行孝廉方正特科

今各省督撫轉飭府州縣保舉送部考試請旨簡用子邦佐亦遊鄉學里人以為此雙芝之

瑞應予笑曰區區者烏足稱瑞哉意小子衰朽之年天或者猶成

小子之幼志而為此兆歟嗚呼是則誠瑞也已重學問不重功名破除世俗利祿之

見地應上文幼穉之志作結文有歸宿

程異行傳

吳定

歛

安徽省歙縣

岑山程君異行諱學權予妻之弟也君兄弟伯仲二人仲

慧父命之讀書而俾君執賈人業

習商

仲豪邁峻厲君寬平恂恂長

者然見不善則畏之如陷阱小有失輒惶恐不自容

是能知恥已伏下自責之意

父母私居嘗相謂曰少男固才長男亦能不犯非分吾與若無慮

矣

能慰親心

君年三十餘佐其族富人賈於桐城族人以君為不能殖

利俾君閒居不任以賈居數年困甚族人有用事之家僕謂君曰

小人能薦君於主君喜而委託之

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程君誤於不明此義故困窮

因而屈節

同列有微察其謀者一日於廣座誚君言已顧君微笑

大舜隱惡

而揚善子貢惡攻發人之陰私是人亦陰險之小人也

君面赤既退為家書一通具以告父

竟自縊而死

蓋惡之心本於天性程君能知恥即是天良未泯沒處

贊曰此孔子所謂匹夫之諒也

見論語子路篇諒小信也

哀哉顧以一行虧節

而輕身蹈死可謂知恥矣文以傳之豈獨慰恤君亦以惕人不義

之可危名節不可一日墮也墮而恥之晚矣

君子於此不可不慎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

再回頭已百年身

嗚呼世之赫然以富貴驕人而其由來下於君今日之

事蓋有之矣

暮夜乞憐白晝驕人蠅營狗苟恬不知恥者

而彼顧相率安之其為風俗

之蠹人心之害可勝歎哉

借程君以激勵人之不知恥此是作者本意

釋三九

汪中

一奇二偶

單數曰奇雙數曰偶奇音竊

一二不可以為數二并一則為三故三

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為數故九者數之

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

加禮記三加彌尊加有成也註初三推禮記天子親裁耒耜措之

御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

九為之節九章周禮春官司服掌先王袞冕註古天子冕服十二

龍二曰山三曰華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九命周禮大宗

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飾以為績九命伯以九儀

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

器五命受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屬是

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措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

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

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

市三倍易說卦傳第十章詩如賈三倍詩大雅瞻仰之篇註謂

而不三黜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春秋傳

三折肱為良醫楚詞作九折臂左傳定此不必限之以三也論

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李文子魯大雌雉三嗅而作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嘆而作註共向也嘆雄鳴也

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

註詳下 餓鄉記此不

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註令尹官

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闔名毅於菟

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

管仲曰吾

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田忌三戰

三勝

見史記田敬仲世家田忌齊將

范蠡三致千金

史記范蠡去越變姓名為陶朱公善治生十九年之中三

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好行其德者也

此不必信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

數也楚詞雖九死其猶未悔

屈原離騷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此不能有九

也詩九十其儀

詩幽風東山之篇曰九曰十其言之多也

史記若九牛之亡一毛又腸

一日而九迴

兩語均見太史公報任少卿書

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

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

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固亦如此故

學古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字矣

辨微論

惲敬

有天下之實人之所樂居也。篡天下之名人之所不樂居也。可以居有天下之實矣。不居篡天下之名可也。可以居其實而幾幾乎不能居則進不足以取萬乘而退且至於覆全宗。於是乎名有所不顧而篡隨之。建安後漢獻帝年號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令曰孤始舉孝

廉

孤者王侯之謙稱禮玉藻凡自稱小國之君曰孤考魏志公年二十舉孝廉

欲好作政教以立名譽

徵為典軍校尉意更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曰漢故征西將軍曹操之墓此其志也。操始無墓天下之心明年正月即以子丕副丞相。魏志

云天子命公世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為丞相副

去下令止數十日耳十七年而加殊

禮

魏志云公還鄴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劾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十八年而受九錫

魏志云天子策

命公為魏公，加九錫。按九錫者：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弓矢，八曰鐵鉞，九曰鉅龜。是

故操之為篡，決於下令之時。夫篡已決矣，而其令如是，豈讐言歟？

讐，音衛，與偽通，詐也。非也。凡人之志皆自小，而之大，積漸成之。方曹操入仕

之初，漢祚雖衰，羣雄未起。按操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遠度

其心亦不過望中外二十石而已。漢官制以祿計秩，二十石者即俸米之數，內官如將作大監、太

子詹事、外官如州牧、郡太守、秩皆二千石。及遇亂，離則忠，主救民，策勲拜爵之心，人人

所同。奸人之雄亦人也，何必不同乎？人情以是觀之，曹操之令皆

由中之言也。如是則破黃巾。靈帝中平元年二月，黃巾賊張角等起兵反，角以妖術惑眾，皆著黃巾為

識，故稱黃巾賊，是年五月，曹討董卓。靈帝中平六年，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召董卓將兵入京

卓既至，廢帝為弘農王，而殺之，立獻帝，京師大亂。豈嘗有篡之說

在其計中哉？迨至邀袁術。從將軍袁術始與其兄渤海太守紹同起兵，既而有隙，互攻，術結公孫瓚、紹連

卷四 辨微論 九 掃葉山房石印

劉表後術為劉表所敗進兵逼陶謙董卓之亂操父嵩避難瑯琊為謙別將所殺操求復父讐

引兵擊謙拔十餘城時謙為徐州牧而事一變朝雒陽遷許下獻帝建安元年操入朝帝拜為司隸校尉

領高書事既而董昭勸操遷帝於許操從之遂都許立宗廟社稷操為大將軍封武平侯自是政歸曹氏天子守位而已而事

又一變東縛呂布布勇而黠性最反覆建安三年操引兵圍下邳數月布窮困乞降操縛而殺之北并袁

紹紹始起眾推為盟主然性於懷自高短於從善與公孫瓚大戰連年兵力疲敝建安五年紹攻操於官渡操襲破輜重紹軍大

潰紹發憤吐血卒南下劉表建安八年曹操攻荊州刺史劉表而天下大

半歸曹氏矣可謂漸入佳境然謂操之篡決於此時則大不可何也操之

強固天下莫當者也提數十萬之眾乘數百戰之威使一旦孫劉

順命吳楚納降孔明公瑾蜀諸葛亮字孔明吳周瑜字公瑾諸人不敢一舉手抗

拒軍威遐暢訖於嶺海東至於海南至於嶺固可下視秦項秦始皇項羽追蹟高

光漢高祖漢光祖即不然而赤壁之役建安十三年曹操大發兵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於赤

壁。按赤壁山名，在今湖北武昌府嘉魚縣西北江濱。絕江破敵窮追而豫州走死。豫州，謂劉先主。先主

於建安元年，操表為豫州牧。疾下而討虜，面縛討虜，謂孫權。權於建安五年，操表為討虜將軍。於是收

江表之豪傑，規山南之形勢。巴蜀效忠而納土。巴蜀，指益州。牧劉璋關隴送

質而入朝。關隴，指涼州。馬超等質，音致。典操即北面，遂巡再三退

讓天下誰居操之右者，何必害荀彧。或，字文若，為操謀臣。操甚倚任之。及操進爵國公，加

悅。後操饋彧食，發之空器也。乃飲藥而卒。殺崔琰。琰，字季珪，仕

憚之。操進爵為魏王，時或言琰傲世怨謗，意指不遜。操遂賜琰死。殺皇后皇子。操威權日逼，伏后

操事泄，操令華歆勒兵入宮弒后，并至梟獍狗彘之不若哉。梟食

醜殺所生二皇子。事在建安十九年。不幸水師破燬，陸路解散。赤壁

喻。人之無倫常者，恆以梟獍為不。幸水師破燬，陸路解散。赤壁

操水軍為周瑜等用火攻之，焚溺幾盡。操引軍退，劉備周瑜水陸并進，追擊之，軍士死者大半。鼎足之形已成。三

分峙之勢，基席卷之勢已壞。又況兵敗之後，內權動搖，肘腋之

間悉成機械於是而曹操所處非前日之勢矣有騎虎難下欲罷不能之勢

其令曰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

以不得慕虛名而受實禍以上亦建安十五年今中語亦由中之言也蓋未

敗之前曹操有有天下之志而不必有篡天下之心既敗之後曹

操有失天下之疑而不得不為篡天下之舉善取不得則惡求緩

圖不得則急攫慕義利不若貪利之急求福不如避禍之周故篡之

事起於喪師而篡之局成於下令斷斷然也此段總束前文筋搖脉動是一篇主幹

夫王莽無功故東郡平而即真王莽弑漢平帝立孺子嬰稱假皇帝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不克

死之於是莽稱新皇帝廢孺子為定安公其勢定也桓温有功故枋頭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敗而

廢立東晉穆帝時桓温督荆梁等州軍事帥師伐蜀滅之威名大震至帝奕時出師伐鮮卑為慕容暐敗於枋頭威名頓挫乃

入朝廢奕立簡文帝其勢不定也勢不定者必求所以定之曹操才大故既

敗之後尚伐吳以作其氣赤壁之敗在建安十三年其後孫權至二十二年權請降於操桓

溫力薄故既敗之後即徙鎮以蓄其威溫本鎮姑孰及枋頭敗後徙鎮廣陵皆所以

求其定也求定而後篡成篡成而後身固然自是而畢生之行盡

為逆資蓋世之功悉成盜道矣若是者勢也而其中有微之機焉

點出微字伊尹歸政數十年商王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居之於桐宮攝行國政周公歸政亦

數年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無纖微之嫌可疑無豪髮之患可避人人之所

知也曹操輔政自比伊尹削平僭亂自比周公周公削平武庚管蔡之亂赤壁

之事勝則以禮制諸侯敗則必以威劫其主而終於不勝而敗者

何哉天下為仁義之言而心懷彼此其言未嘗不仁義也為忠孝

之事而心懷彼此其事未嘗不忠孝也然天道人事必不能使終

身為仁義忠孝之人故必有以激動之使自覆之而自露之如劉

裕秦未定而旋師

東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劉裕入長安滅後秦執其主姚泓殺之裕初欲留長安經略西北既而

洪謙運師三秦父老弟泣請留裕慰謝遣之及返建康即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又執安帝而立恭帝未一年即篡位

李存

勗梁未滅而改號

梁末帝時藩鎮將位共勸晉王李存勗即帝位晉王初不許後為所勸乃稱皇帝於魏州國號

唐時梁龍德三年也皆是故也

此段言天斷不使是以君子慎於內則防私

慎於外則戒偽動四海振千古之事其上至於媿聖賢其下極於

儕盜賊皆於心之至微形之作辨微論

讀魯仲連鄒陽傳

惲敬

太史公以鄒陽附魯仲連傳自索隱疑其時代懸隔

史記索隱三十卷唐司馬

貞撰索隱以為仲連六國時人鄒陽漢文帝時人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為懸絕不應同傳

後人不得附傳之

故遂疑漢書鄒陽說王美人兄以解梁孝王之難與魯仲連解邯

鄲之厄同

漢景帝時梁孝王使人刺殺爰盎上疑之使者來責梁王王恐誅乃使鄒陽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因容見王

美人之兄長君說長君請於太后無使帝窮竟其事戰國時秦兵圍趙邯鄲諸侯莫敢救魏王使將軍新垣衍入邯鄲說趙王尊秦為帝以解圍仲連聞之見新垣衍行說帝秦之利害新垣衍起再拜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夫王美人之事

宵人由竇者所為宋竇宗時許及之以詔事韓侂胄得為吏部尚書嘗值侂胄生日上壽者畢至及之後至聞

人掩闕拒之及之俯俛以入時人謂之由竇尚書宵人同小人宣足以辱仲連先生敬蓋讀是傳

而知太史公之傷之也夫翕訛爾雅翕訛訛也謂不思稱事之意也者據高位

愚賤者服先畝天下之士不能待死牖下既不又不能通籍於天

子之廷又不得仕則挾技以遊於諸侯間耳而諸侯者方且曰是吾故

恭之是吾故不妨辱之殺之是故如仲連者飄然遠舉不受羈紲

音肩與綫為可耳邯鄲之圍既解趙平原君欲封魯仲連仲連辭同馬糶也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又以千金為壽亦不受辭

平原君而去不然能不如鄒陽之受禍哉陽從梁孝王遊為羊腸公孫說所嫉讒之孝王王

怒下陽於獄將殺之陽上書自明乃解今去太史公之時二千年矣凡容遊者不如

仲連以策干即如鄒陽以藝進

仲連以游說動新垣衍故曰以策干鄒陽以文辭侍梁孝王故曰以

藝進輕爵祿則如仲連之高懷恩私則如鄒陽之辱由是言之彼四

公子之門其擾攘何如當有不可以意推者矣故君子之就也擇

地而不違於義去也審幾而不傷於仁

大雲山房文稿二集自序

惲敬

昔者班孟堅因劉子政父子七略為藝文志

班固字孟堅彪之子撰漢書為書記表志

傳凡百篇志之第十篇為藝文志其序曰成帝時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

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

與略序以六藝為九種

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是為九種

聖人之經永世尊尚

焉其諸子則別為十家

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小說是為十家

論可觀者九家以

為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

漢書藝文志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

已雖有蕪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神古
曰裔在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 至哉此言論古

之圭臬也敬嘗通會其說儒家體備於禮及論語孝經墨家變而
離其宗道家陰陽家支駢於易法家名家疏源於春秋從橫家雜
家小說家適用於詩書孟堅所謂詩以正言書以廣聽也惟詩之
流復別為詩賦家而樂寓焉農家兵家術數家方技家聖人未嘗專
語之然其體亦六藝之所孕也是故六藝要其中百家明其際會

六藝舉其大百家盡其條流其失者孟堅已次第言之

漢書藝文志論儒家

者流曰惑者既失其精微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是以五經率析
儒學浸衰論道家者流曰放者為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論
陰陽家者流曰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
神論法家者流曰刻者為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名而欲以
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論名家者流曰警者為之則苟鉅
析亂而已論墨家者流曰蔽者為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
之意而不知別親疏論從橫家者流曰邪人為之則上詐諉而棄
其信論雜家者流曰盪者為之則浸羨而無所歸心論農家者流

曰。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誇上下之序。而其得者窮高極深。析事剖理。各

有所屬。故曰修六藝之文。觀九家之言。可以通萬方之略。亦漢書藝文志

中語後世百家微而文集行。文集敝而經義起。經義散而文集益漓。

學者少壯至老貧賤至貴。漸漬於聖賢之精微。闡明儒先之疏證。

而文集反日替者何哉。蓋附會六藝。屏絕百家耳。目之用不發事。

物之蹟。不統故性情之德不能用也。敬觀之前世賈生自名家。從

橫家入。故其言浩汗而斷制。賈生名誼。漢書本傳。洛陽人也。年十八以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

其秀才。名至門下。文帝以為博士。歲中至大中大夫。終梁王傅。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詩賦家賈誼賦七篇。隋書經籍志。梁有

賈誼集四卷。亡。鼂錯自法家兵家入。漢書本傳。鼂錯。潁川人也。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遷博士。吳楚反。為袁盎所

譖。腰斬。漢書藝文志。法家鼂錯三十一卷。亡。故其言峭實。董仲舒。劉子

政。自儒家道家陰陽家入。漢書本傳。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終膠西相。漢書藝文志。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書經籍志。漢膠西相董仲舒集一卷。漢書本傳。劉子政名向。本名更生。宣帝猶武帝故事。招選名儒。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喬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漢書藝文志。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詩賦家劉向賦三十三篇。隋書經籍志。漢諫議大夫劉向集六卷。

故其言。和而多。端韓退之。自儒家法家名家。
韓退之名愈。有韓昌黎集四十卷。晁公武讀書志曰。唐韓愈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進士。終吏部侍郎。愈之置辭。悉有據依。

故其言。峻而能達。曾子。固蘇子。由。自儒家雜家。
曾子固名鞏。有歐陽永叔。早以文名。其文慄慄。驚奔放。雄渾。瓌偉。蘇子由名轍。有樂城集七十四卷。晁氏曰。轍。洵之次子。年十九中進士。累官尚書左丞。其兄東坡嘗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其文。如其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

故其言。溫而定。柳子厚。歐陽永叔。自儒家雜家。詞賦家。
柳子厚名宗元。有柳柳州文集四十五卷。晁氏曰。唐柳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進士。中博學鴻詞科。終柳州刺史。韓退之嘗評其文。深雄雅健。似司馬子長。

宋歐陽永叔名修。有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晁氏曰。修。吉州人。舉進士。為翰林學士。蘇明允謂其文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又過此。而人。

故其言。詳雅有。

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又過此。而人。

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又過此。而人。

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又過此。而人。

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又過此。而人。

度杜牧之蘇明允自兵家從橫家入

杜牧之名牧有樊川集二十卷外集一卷晁氏曰唐杜牧

京兆人大和二年進士復舉制科會昌中以考功郎知制誥終中書舍人牧善屬文剛直有奇節蘇明允名洵有嘉祐集十五卷晁

氏曰洵眉山山人其文大抵皆兵謀權利機變之言故其言縱厲蘇子瞻自從橫家道家小

說家入

蘇子瞻名軾有前後集六十卷奏議十五卷晁氏曰軾洵之長子嘉祐中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朱子語錄謂老蘇文

雄渾其父子為文自史中戰國策得之

故其言逍遙而震動至若黃初甘露之間

魏文帝年號甘露魏高貴鄉公曹髦年號

子桓子建氣體高朗

子桓曹玉字即魏文帝隋書經籍志魏文帝集

十卷子建曹植字魏志陳思王植傳年十歲餘誦讀詩賦教十萬言善屬文前後所著凡百餘篇隋書經籍志集三十卷

叔夜

嗣宗情識精微

叔夜稽康字晉書本傳原有奇才好老莊官中散大夫為文帝所誅隋書經籍志集十三卷嗣宗阮

籍字魏志本傳稱其才藻艷逸隋書經籍志步兵校尉阮籍集十卷始以輕隽為適意時俗為自然

風格相仍漸成軌範於是文集與百家判為二途熙寧寶慶之會

熙寧宋神宗年號寶慶宋理宗年號時師破壞經說其失也鑿陋儒褻積經文

漢書司馬

相如傳。製積。養繒。按製積者。感其失也。膚後進之士。竊聖人遺說。布帛之廣。而相疊之也。製音壁。

規而畫之。睇而斲之。於是經義與文集并為一物。太白樂天夢得

諸人自曹魏發情。

太白李白字唐書本傳玄宗天寶初白至長安召見金鑾殿有詔供奉翰林後懇求還山有李

翰林集二十卷白天才英麗其辭逸蕩雋偉觀然有超世之心非常人所及樂天白居易字唐書本傳中元和進士遷左拾遺時

事知無不言為當路所忌乃故意詩酒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有長慶集七十一卷夢得劉禹錫字唐書本傳擢進士及第登博學

鴻詞科工文章善詩有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靜修。幼清。正學。諸人自趙宋得理。元

劉因傳因字夢吉容城人初為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歎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朱之書一見能發其微嘗愛諸葛

孔明靜以修身之說表所居曰靜修有靜修集三十卷幼清吳澄字元大本傳澄撫州崇仁人嘗為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

多而隙子靜專以尊德性為主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主有文正集百卷明史方孝孺傳

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幼警敏讀書日盈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為己任洪武二十五年除漢中教授蜀獻王聞其賢聘為王子師

每見陳說道德王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廡曰正學志帝即位召為翰林學士燕師起被執不屈死孝儒工文章醇深雄邁每一篇

出、海內爭相傳誦，有
遠志齋一十四卷。

遞趨遞下卑冗日積是故百家之敝當折之

以六藝文集之衰當起之以百家其高下遠近華質是又在乎人
之所性焉不可強也已敬一人之見恐違大雅惟天下好學深思
之君子教正之

自立說

張士元

凡物莫不有死草木鳥獸昆蟲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

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

莊子逍遙遊篇朝菌不知晦朔
蟪蛄不知春秋楚之南有冥靈

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以
八千歲為秋註菌大芝也生於真土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朔者
不及晦蟪蛄蟲名春生夏
死夏生秋死冥靈木名雖有遲速相去曾幾何時惟人亦然方

其生時勞之以所為奪之以所好汨之以所思其經營不已若無

復有盡期者及其氣散而死則骯然不能肉其白骨

莊子至樂篇
莊子之楚見

空。謂。體。貌。然。有。形。與。草。木。鳥。獸。昆。蟲。之。變。滅。何。異。乎。君。子。知。之。故。
註。貌。音。挽。白。骨。貌。

不。以。形。體。之。有。無。為。生。死。而。以。志。氣。之。消。長。為。生。死。吾。今。日。形。體。

無。恙。而。志。氣。已。竭。斯。為。死。矣。
莊。子。所。謂。哀。莫。大。於。心。死。是。也。吾。志。氣。配。乎。道。義。
孟。子。

公。孫。丑。上。其。為。氣。也。配。義。與。道。註。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

為。之。助。發。乎。文。章。且。與。天。地。同。流。而。奚。有。於。形。體。乎。
古。稱。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是。

也。故。簡。策。所。載。古。聖。賢。人。雖。死。已。久。矣。而。其。輝。光。常。如。日。星。之。爛。

然。蓋。其。人。至。今。存。也。然。則。死。而。不。死。亦。在。人。之。自。為。之。而。已。雖。然。

自。古。及。今。生。人。皆。死。而。其。不。死。者。乃。天。下。一。人。千。百。年。一。人。也。士。

宜。何。如。自。立。哉。

守令篇

洪亮吉

守令親民之官也。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置。守。漢。景。帝。更。名。為。太。守。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

縣萬戶以上為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後漢

書郭伋傳拜潁川太守召見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

潁千里冀京師并蒙福也後漢書仇覽傳王渙曰百里宣大賢之

路註時渙為縣令然則為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

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按洪北江先生年譜先生祖

州同知父午峰府君諱翹監生時見里中有為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為之慮

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禮記

二十日弱冠未入仕之前按先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以二

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為守令者戚友慰勉亦必代

為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

予而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掛之齒頰矣絕口不談及也於是為守令者

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媪保備工於得缺之時又

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媪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於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

貪吏之害甚於酷吏。蓋苛政未必過於人人。而貪吏專務搜括。則無微不至矣。

其間

即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為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

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為迂。以為拙。以為不善。自為謀而大吏之視

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

因公受過即公罪也。

則去之。惟慮不速。

叔季之世。直道難容。大率如是。

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於七八

人之所為不止。且有為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誦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

罷任而返。其贏餘雖不多。然恒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

舸古我切。音哥。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

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於前也。而不

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

取之不以義。散之亦必速。所謂

恃而入者亦恃而出。此非空言因果也。實有至理存焉。

然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

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知恥說

陳壽祺

人之所以為人。恃有恥心而已矣。孟子曰。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然

四端非是無以立。

仁義禮智謂之四端。

仁之端非是。則入於內交要譽。

孟子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禮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內讀為納。結也。要求也。

之端非是。則入於巧令足恭。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巧好也。令善也。足讀去

聲足恭。使僻貌。好其言善其色。專務謙恭。皆徒飾於外務。以悅人者也。

智之端非是。則入於同流合

汗世同乎流俗合乎故羞惡者人心之義以為之質質幹也義若

以為質幹論語子而仁禮智之所由成也教人者法令明密不若

激發其恥心之善為轉也孔子論士曰行己有恥恥者人之所固

有而士之所嚴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朱註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又

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趙岐註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

復有恥辱之累士始於有恥而後終於無其恥喪恥者有二端弱之為蓬

蔕讀若渠徐醜疾名國語蓬蔕不能使俯謂人之擁腫者也為規親讀若成施爾雅及詩經均

不能仰而柔之人常俯故似之蓋而柔下強之為饜饜為擣杖左

人以色故不能仰也是柔而不知恥者文公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饜

饜饜項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誨不知語言天下謂之擣杖饜饜讀

以爲戒也是剛而不知恥者起穢自臭書盤庚中無起穢以

與敗也醜然安之醜音腴詩小所謂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見孟子朱注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夫至以恥

為無所用則名節不足維刑罰不足儆其事尚可問哉雖然彼喪

恥者豈陷於不知者哉今夫闐闐之間闐闐請若遺潰闐市垣也

也盜竊過焉則衆唾而遠之里術同巷里之中倡伎溷音混水濁

伎所居成穢故曰溷焉則羣指而驅之何也知恥人也噉爾蹴爾之食行道

者與乞人雖身死而不受孟子噉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

呼蹴踐踏也音感言雖行道乞人猶惡其無禮甯死而不受也何也知自恥也今晝夜之所求無

異於盜竊倡伎之所取腥垢之所噉相共食或踰於行道乞人之

所遭而蠅營狗苟韓愈送窮文蠅營狗苟驅去復還詩營營青蠅註營

食狗之苟不知所反豈視其身不若盜竊倡伎乞人哉弗思甚耳

古之聖人有善知恥者伊尹是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與草芥之

同并 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馬。四馬

駟曰弗視也。天下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納與

同。之溝中。其知恥。若是大也。故後世莫不誦伊尹之勇。古之聖人

又有善知恥者。伯夷是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惡人言。如

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去而不然去

之。若將浼焉。其知恥。若是峻也。故後世莫不誦伯夷之清。古之聖

人。又有善知恥者。柳下惠是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不枉道而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知恥。若是諒也。

故後世莫不誦柳下惠之直。三聖人之道不同。孟子曰。伯夷。聖之

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故曰其趨一也。率乎此之所趨。而作

聖反乎此之所趨。而作狂。取舍之介。介。謂辨榮辱之主。利善之間。

舜跖之分。孟子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可不慎乎？孔子欲得不屑不潔

不潔也。之士而與之，以狷者有所不為也。知恥者也。士不先務，知

恥而可與適道者，未之有也。然則學者如之何而法聖人也？曰：尚

志。王子整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尚，高上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尚志則知恥。子恥不孝，弟恥不

悌，臣恥不忠，友恥不信，族恥不睦，戚恥不婣，鄉恥不任，不卹。周禮地官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睦，親於九族也。婣，親於外親也。任，信於友道也。卹，振憂貧者也。

居恥不仁，行恥不義，動恥無禮，擇術恥不智，恥壟斷，無罔利。孟子

丈夫為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註：壟斷，罔之斷而高也。罔，謂罔羅取之也。蓋據要津以牟利之意。恥穿窬

無詰言。孟子：士末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詰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

窬，穿穴踰牆，皆盜賊之事也。穿窬，探取人恥鑽穴無急仕。孟子：不

而往者，與鑽穴陳之類也。言急於求仕，徇利忘恥鄉原無媚世。孟子

聞然媮於世也者。是鄰原也。聞者閉藏之意。求悅於人。謂之媮。恥妾婦無從君。孟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註人

臣事君。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恥小人無行險微幸。中庸小人

幸。註微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恥鄙夫無患得患失。論語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之既得之。恥禽獸無旦晝牯亡。孟子其旦晝之所為有牯亡之矣。患失之。恥禽獸無旦晝牯亡。牯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

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註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然當平旦之時。猶必有發見者。特旦晝所為之不善。又從而牯亡之。如是

展轉相害。良心日亡。而去禽獸幾希。牯。械也。恥病於夏畦。無脊肩刑。其也。利害之亂其性。猶極械之刑其身也。恥病於夏畦。無脊肩

諂笑。孟子引曾子之言曰。脊肩諂笑。病於夏畦。註脊肩。誅體也。諂笑。強笑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恥如溝

澮立涸無聲。聞過情。孟子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澮澮皆盈。註澮。田間水道也。涸。乾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言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常久也。恥齊人為妻妾羞。無

求富貴利達。孟子齊人章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問之。祭而妻妾羞之。然求富貴利達。而不以其道。則亦齊人類耳。勿自暴也。勿自棄也。操存其本

國大賈本。卷四先施事略。二十掃葉山房石印

而

國大賈本

心。本心即良心也。孟子言操則存舍則亡。

慎思之。明辨之。擇善而固執之。是之謂君子。

先妣事略

張惠言

先妣姓姜氏。考諱本維。武進縣學增廣生。其先世居鎮江丹徒之滕村。遷武進者四世矣。先妣年十九歸我府君。十年凡生兩男兩女。殤其二。惟姊觀書及惠言在。而府君卒。卒後四月遺腹生翊。是年先妣年二十九。姊八歲。惠言四歲矣。府君少孤。兄弟三人。

按先生所

作先府君行實云。府君生九歲而孤。有兄曰思楷。弟曰瑞斗。

資教授以養先祖母。先祖母卒。各

異財。世父別賃。

音任。借也。

屋居城中。府君既卒。家無一夕儲。世父曰。吾

弟不幸。以歿。兩兒未成立。是我責也。然世父亦貧。省嗇口食。常以

歲時減分錢米。而先妣與姊作女工以給焉。惠言年九歲。世父命

就城中與兄學。逾月時乃一歸省。一日暮歸。無以為夕殮。

音孫。熟食也。朝曰餐。夕曰殮。

各不食而寢遲明惠言餓不能起先妣曰兒不慣餓憊耶吾與

而姊而弟時時如此也惠言泣先妣亦泣時有從姊乞一錢買糕

啗徒濫切音惠言比日昝音晝日乃貫音世貸得米為粥而食節

之撫幼子其艱苦卓絕如是此可惠言依世父居讀書四年反先

妣命授翊書先妣與姊課鍼黹黹讀致上聲黹黹判黹為黹即判

通謂女紅常數綫為節每晨起盡三十綫然後作炊夜則然一燈

先妣與姊相對坐惠言兄弟持書倚其側鍼聲與讀聲相和也及

漏四下惠言姊弟各寢先妣乃就寢然先妣雖不給於食惠言等

衣履未嘗不完三黨親戚吉凶遺問之禮未嘗闕鄰里之窮乏來

告者未嘗不音刺恤也先是先祖早卒先祖妣白太孺人恃紡

績以撫府君兄弟至於成人教之以禮法孝弟甚備里黨稱之以

為賢及先妣之艱難困苦一如白太孺人時所以教惠言等者人

以為與白太孺人無不合也先妣逮事白太孺人五年嘗得白太孺

人歡於先後

史記封禪書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孟康曰兄弟妻相謂先後宛若字也索隱曰先

後即今妯娌也師古曰古謂之娣姒今閩中俗呼為先後委宛備

至於人無所忤又善教誨人與之居者皆悅而化妙適同邑董氏

其姑錢太君與先妣尤相得虛其室假先妣居先妣由是徙居城

中每歲時過故居里中諸母爭要請致殷勤惟恐速去及先妣卒

內外長幼無不失聲及姻親之臧獲江淮之間稱奴婢曰臧獲皆為流涕先妣

以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八日卒年五十有九以嘉慶二年正月

十二日權葬於小東門橋之祖塋俟卜地而窆焉窆音殮葬下棺也府君

姓張氏諱蟾賓字步青常州府學廩膳生世居城南郊德安里惠

言乾隆丙午科舉人。胡武進縣學生。為叔父後。觀書之婿。曰董達。章國子監生。嗚呼。先妣自府君卒三十年。更困苦慘酷。其可言者。止此。什伯於此者。不可得而言也。嘗憶惠言五歲時。先妣日夜哭泣。數十日。忽蒙被晝。卧。惠言戲牀下。以為母倦。哭而寢也。孩提無知之情須臾。族母至。乃知引帶自經也。繼幸而得蘇。叙其母殉節事。用旁而筆法說出。而先妣疾。惠言在京師。聞狀。馳歸。已不及。五十一日。嗚呼。天降罰於惠言。獨使之無父母也。耶。而於先妣。何其酷也。

知己說

劉開

韓子云。非知之難。處知者實難。

韓非子說難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

悲夫。士以遇

知己而名著。亦有得知己而遂至行虧名辱者。可不懼哉。余觀穆

生在楚。以未設醴而去。

漢初楚元王交敬禮申公穆生等。穆生不嗜酒。王每置酒常為設醴。及王茂嗣位。忘

設馬、穆生曰、可以遊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遂辭病去、未嘗不怪其愆然徑行、負疇昔者知

遇之意、故折一筆、領起下文及見後世君子處鄉里之間、其才氣學識卓然

異乎衆人、一旦受當事之知、遂心馳勢利、變剛正之操、以事媚悅

所求未獲、已為天下所笑、然後知古人不屈道以徇私者、乃善處交

遊以全己之美也、二語是篇中主意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見易繫辭下傳

是故天子有不召之臣、孟子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王侯有不

屈之士、將軍得揖客而身益重、漢武帝時、大將軍衛青以妙為皇

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君胡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如使受知者、皆讒諂面諛

希迎意旨、圖旦夕之安、而忘其所有事、卒使世之論者謂下無可

取之實、而上無知人之明、此豈遇合中之美事哉、孟子曰、古之賢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並見之、見且猶不得並、而況得而臣之乎、文與孟子之意相

合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李陵答蘇武書中語。先武知嚴光之不能屈而不繩。

以君臣之法。光字子陵，本姓莊，以避漢明帝諱，改姓嚴。光武少與光同遊學，及即位，累徵不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

耕釣於富春山，獻子有友五人，皆無獻子之家。孟獻子，魯賢大夫，仲孫蔑也。獻子有友五人，樂正襄、

牧仲等，然此五人者，皆自高其德，而視獻子之家，無一毫敬羨之心也。故士之自負也愈大，則其自

待也愈重，抱傑出之材，逢破格之賞識，而即欲順從求悅者，是不

以道德自處，而又以世俗之心待君子也。夫輕合者必易離，故其

始必有所甚難，而其終也至於久遠而不廢。信陵之客三千，信陵君戰

國時魏之公子名無忌，有食客三千人。其最難屈者莫若侯生，及毛薛二公。然卒賴

其力以建功人國，顯名天下。侯生名贏，年七十，隱於大梁夷門，監者，信陵君禮致之，待以上賓。秦伐趙，

趙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之，然憚秦之威，頓兵不進。侯生乃為信陵畫策，使人說魏王罷姬如姬，為之竊兵符，而矯魏王詔，

今信陵代晉鄙軍，鄙不從，侯生客朱亥，袖鐵椎刺殺之，卒擊退秦軍。趙賴以存，信陵君既擊秦存趙，遂留趙，趙有處士毛公，藏於

博徒薛公藏於賁漿家信陵聞其賢乃與兩人遊秦聞信陵在趙發兵攻魏甚急魏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不應卒得毛公薛公之勸而追魏率五國之兵破走秦軍嗟乎非常特達之士亦未必不終為人用也夫

固可以禮屈而不可以勢束也持尺寸之絲以繫北溟之鵬莊子

遊篇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鯨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鵬鵬之背不知幾千里也雖欲為之迴翼宣可

得哉然而有子夏之賢猶未免出見紛華而悅史記禮書子夏孔子門人之高第也

猶出見紛華或麗而悅入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乎吾誠為士之有志於立

身者憂其繼也

問說

劉開

君子之學必好問問與學相輔而行者也非學無以致疑非問無以廣識好學而不勤問非真能好學者也理明矣而或不達於事識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細舍問其奚決焉賢於己者問焉以破其疑

所謂就有道而正也

論語孔子曰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註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也

不如

己者問焉以求一得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也

論語曾子之言

等於己者問焉以資切磋

詩衛風淇澳之篇有斐君子如切如磋言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之已精

而益求其精也

所謂交相問難審問而明辨之也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書不云乎好問則裕

仲虺之誥篇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孟子論求放心而并稱之

曰學問之道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即繼以問也子思言尊德性

而歸於道問學

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註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

問且先於學

也古之人虛衷樂善不擇事而問焉不擇人而問焉取其有益於

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聖人擇之

漢書晁錯傳狂夫芻蕘之問先之言而明主擇焉

民詢之

詩大雅板之篇先民有言詢於芻蕘註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

舜以天子而詢於匹

夫

舜以許由為師孟子稱舜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以大知而察及通言

中庸子曰舜其大知也與

舜好問而察過言註通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非苟為謙誠取善之宏也以有益於

身為主

三代而下有學無問朋友之交至於勸善規過足矣其以義

利相咨訪孜孜焉惟進修

進德修業

是急未之多見也況流俗乎是已

而非人俗之同病學猶未達強以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

則終身幾無可問之事

應上不擇事而問

賢於己者忌而不願問焉不如

己者輕之而不屑問焉等於己者狎之而不甘問焉如是則天下

幾無可問之人

應上不擇人而問層亦應上文兩兩比較足見古今人之不相及

人

不足服矣事無可疑矣此惟師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

其陋而謹護其失甯使學終不進不欲虛以下人此為害於心術

者大

進一層說更痛切

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不然則所問非所學焉詢天

下之異文鄙事以快言論甚且心之所已明者問之人以試其能

事之至難解者問之人以窮其短

以上三層雖問而無與於學且適以生玩物喪志之弊長專已

卑人之心揚出世俗通病議論精闢

而非是者雖有切於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

善益求一屈已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學之所以不能幾於古者非

此之由乎且夫不好問者由心不能虛心之不虛由好學之不誠

也非謂不潛心專力之故其學非古人之學而好非古人之好也

不能問宜也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漢書韓信傳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

聖

人所不知未必不為愚人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聖人之所

不能也理無專在而學無止境也周禮外朝以詢萬民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

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違三曰詢立君

國之政事尚問庶人是故貴可以

問賤賢可以問不肖而老可以問幼惟道之所成而已矣孔文子

不恥下問夫子賢之

論語子貢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文子衛大夫

夫名

古人以問為美德。後之君子以問為恥。然則古人所深恥而

後世且行之。不以為恥者多矣。悲夫。

如自知其陋而謹覆其失。此古人所恥。今人則以不好問

而臨之。即是行古人之恥。

與余小坡書

姚瑩

昨過雅州。

四川省雅州府

又得一夕談。承教為商出處之宜。感何可言。區

區之愚。特不欲有所負。非有所貪也。嘗念五倫中。惟父子兄弟夫婦

不言報施。若君臣朋友。則有視所施為報者矣。大義人人所同。施

者有殊。斯報者愈不可不重。古人一言知己。感之終身。或千金報

一飯。

韓信微時。貧困不能自存。釣於城下。有漂母見信。餓飯信。信喜曰。吾必有以重報母。及信以功封楚王。召漂母賜千金。

誠以所入者深也。居嘗歎士大夫及世。太平爭取通顯。一旦有事。

即思為潔身之計。何其薄也。漢二疏辭官歸里。

漢宣帝時。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

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元康三年。二疏上疏乞骸骨。帝皆許之。賜金遣歸。所謂知足不辱者也。

老子知不足不辱。然其言曰。今仕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

後悔。是其所為足者。不過官成名立而已。不亦鄙乎。明儒薛方山

名應旂。字仲常。武進人。嘉靖十四年進士。官至浙江提學副使。工文字。與王鏊。唐順之。齊名。究心源流。闡發之學。顧憲臣兄弟常從

遊。非之曰。二疏位為師傅。責在輔養太子。宣帝太子名。顧以官成

名立為榮。後悔為懼。其自為謀則可矣。如吾君太子何。斯言非苛

二疏也。君臣大倫。不可以欲潔其身而亂之也。論語。子路曰。君臣

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不有身為貴卿。三已之不愠者乎。論語。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

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又不有身為小官。三黜之不去者乎。論語。柳下惠為士

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又不有身遭放逐。九死未悔

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

者乎。屈原離騷亦余心之所如二疏是則此三子者。豈皆非歟。抑

此固有兩義當各行。其是歟。瑩自通籍以來三見黜矣。考公本傳。署噶瑪蘭。

通判時曾為大吏。奏參樞職。及為臺灣道。又奪職下獄。是見出二次。餘一次未詳。前者為貧。欲得微祿養

親。亦思有所樹立。以大臣薦。遂受知遇。林文忠公則徐。陶文毅公澍均曾疏薦公。臺灣

力守。所以報也。英人之獄。議和諸帥皆欲甘心鎮道以謝夷人。賴

上仁明。供辭甫上。立出之獄。復予官。使避夷入蜀。清宣宗道光十八年。公為臺灣

兵備道。先是林文忠公則徐總督兩廣。屢禁英人輸入鴉片。與英

使紳英人以兵陷沿海各省。二十一年八月。英船至雞籠海口。公

命副將邱鎮功擊折其桅。獲其人。九月復至。又却之。明年正月。又

至。公擊沉英船數艘。獲鐵礮鎗刀。詔公授二品。後朝廷既與英議

和。英人訟言台灣所獲船皆遭風。各官得難人。冒功欺罔。公遂逮

問。下刑部獄。相國穆彰阿等素主和議。皆欲陷公。宣宗特赦之。命

以同知直隸州知州。發往四川效用。此豈尋常恩遇哉。所如不合。則命為之。非上意

也。固不得以此遂忘其大夫臣子用心。不必求知於君父。要當自

盡其道。孤行其志。儻竟不及報而復以黜退或衰病也。吾心亦可

無負矣。官有高卑。如子有長幼。子不以長幼異性。臣豈以高卑易

守哉。前日面言未盡。故卒陳之云爾。伯言為海秋墓誌銘。誠佳。

鴻鵬

字海秋。湖南益陽人。道光時。官御史。著有浮邱子。梅曾亮。字伯言。江蘇上元人。道光時。官戶部郎中。著有柏硯山房集。宇然。似

未盡海秋。伊但以文章論耳。二人交淺。宜不深知。瑩道中更作一

傳。足下以為何如。儻致京師。俾知海秋者。見之甚善也。此間小駐

旬日。即出關西行。不具。

文中於君臣之義。惓惓三致意焉。按諸今日國體。似有抵觸。然忠君與愛國。理實一

貫。當世之士。能如公之。以擔當大事自任。不因挫折而稍灰其志。則天下不足治矣。

六國養士論

劉鴻翔

蘇子瞻曰。六國養士。虐用其民。民不叛而久存。秦逐客。虐用其民。

民叛而速亡。

蘇氏養士論中語

劉子曰。戰國之時。生民之塗炭極矣。兵亦

死。役亦死。不兵不役。日困於征斂。賦稅則亦死。男疾耕。不足以供。

食女疾織不足以供衣自談天雕龍堅白同異

文記荀卿傳談天行雕龍爽又曰趙

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辨按行與爽均齊人行言中國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之一耳又言中國之外尚有九州於是稗海環

之又有瀛海環其外與今之地理學頗有暗合以其言天地之廣大故曰談天爽修行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公孫龍所著

書大旨疾名器非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而齊物我箕時君省而正名實故曰名家之祖堅白者堅守其白也同異者齊異同而一

也下逮擊劍扛鼎

謂武夫勇士

鷄鳴狗盜之徒

齊孟嘗君門下客皆竭能為雞鳴狗盜

皆竭

民之膏脂以奉之此姦民蠹國先王之世所不容也而蘇子瞻以

此決六國與秦之存亡豈不謬哉夫六國之虐用其民而民不叛

者何也自唐虞三代以封建治天下君公卿士大夫邑宰族師里

長轉而相屬無異父兄之督率子弟施以恩則喜馭以暴雖極怨

苦而威力足以相制聰明足以相察故夏商之亡周之衰有諸侯

侵陵之禍而無匹夫特起之變

夏亡於周商亡於周商之先為契封於商商之先為后稷封於商

周皆諸侯也。按自漢以前，無起匹夫而為天子者。凡一姓受命，其先必為諸侯，積德累功，數百餘年，而後有天下。故讀秦以前之書，其言治民之道甚悉，而無有憂民之革命。天子所憂者在諸侯，諸侯所憂者在大夫而已。以上言六國久存之理。秦廢封

建人主大權，獨操守令。

秦滅諸侯，以其地為郡縣，郡治民之官曰守，縣治民之官曰令。與民非世習，平

居無事，民視之如鬼神。雷電鞭笞殺戮，無所不受。一旦威窮力極，揭

竿四起，守令環視徬徨，莫知所措。當是時也，雖無郡縣，臣吏之患

而有，草野不靖之憂。

以上言秦速亡之理。

是六國之虐用其民，而民不叛，乃

封建之存，不在養游說之士也。秦之虐用其民，而民叛，乃封建之

亡，亦不在逐游說之士也。

總結上兩段。

且夫陳勝吳廣之屬，秦使之靡

衣。

衣之美者。

玉食。

食之珍貴者。

或不至輟耕而太息乎。

陳勝少時，嘗與人傭耕，隴上，俟然數

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似也。王者所貴者，道所尊者，德未聞有懼人之

叛逆而富貴之也。蘇子瞻以始皇縱百萬虎狼於山林之中，不知

其將噬人為不智嗟乎知虎狼之將噬人亦惟陷阱以驅之刀鋸

以殺之而已矣豈秦之哉引原文以取或曰秦之有天下客之謀

居多客謂客卿也非本國之人故曰客商鞅立法秦孝公用商鞅為左庶長定變

也張儀連橫以合縱魏人入秦以連橫說秦惠王時蘇秦方說六國

事秦也秦用張儀所以破合縱之策也范雎遠交近攻范雎魏人為秦客卿遠交近

遠於秦當交好之此雖說秦王之策而秦卒用以滅六國故蘇子云然夫秦之崇詐力誑仁義

皆客為之也秦不養客何以速亡乎

同懷堂記

劉鴻翔

嗚呼生人兄弟之際可為慨歎者矣情至親也親不如父子分至

嚴也嚴不如君臣夫婦以人合然兄弟離必起於婦人則不如夫

婦朋友以交合然兄弟世疎朋友世親則不如朋友故大者忿戾

而乖小者貌合而神離相敬相愛於孩提而不敢必相保相終於
衰老雖賢豪不盡能免况庸下乎斯干之詩曰兄及弟矣式相好
矣無相猶矣此小雅之詩乃築室既成而燕飲以敬其事也猶謀也言兄弟之間相好愛而無相圖謀也古人

築室落成不言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獨戒勉兄弟者其意甚足悲

也先君兄弟三人世父早卒先君與叔父同居親睦四十年治室

於宅之西偏曰既翁堂翁合也詩小雅常棣之篇兄弟既翁余兄弟五人而三母伯

兄漢儀仲兄時齋與余同母弟鴻翮一母季弟鴻翌一母先君嘗

有言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是也以戒世之與異母兄弟不睦者己巳冬先

君病彌留臨終也之際請遺訓先君訓之以同懷常棣之詩曰兄弟孔懷即取其義

余兄弟頓首涕泣受命伯兄敬書為堂額以勿忘先君臨終之訓

是時家運否塞內外患遽起余兄弟以煢煢在疚之身煢音瓊煢煢憂思也

疾、病也。左傳哀十六年，楚燹余在反。情何忍言矣。壬申服闋。音缺，終也。

候補薇省

唐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薇省。中書令曰紫薇令。岑參西掖省即事詩：花香入紫薇。唐書百官志：中書知制

誥。開元間號紫薇省。蘇頌有春晚紫薇省直寄內詩。知薇徽二字通用。按古之中書省，即前清之內閣也。癸酉冬歸省

生王母

爾雅：父之妣為王母。即祖母也。

兄弟一見甲戌秋，又歸省。兄弟又一見遂

遭生王母大故窀穸

葬事畢。乙亥夏仲，兄時齋送余妻孥來。

詩：小雅樂

爾妻孥，子孫也。

丙子冬，伯兄漢儀携弟鴻翻來視余。余留鴻翻不遣。戊

寅余於役湖北

詩：王風有君子於役篇。於役，行役也。此言奉差之意。

冬，伯兄又來視余。己卯

春，伯兄需次縣令，携李弟鴻翌來。郭氏姊亦同來視余。仲兄亦以

試春闈來

舊謂貢院考試之地曰闈。清取士之制，各省鄉試於秋八月舉行，稱秋闈。京師於春二月舉行會試，稱春闈。

余喜極持姊手而泣。蓋念余兄弟為東西南北之人，天下事不可

預期。此聚首良不易得也。庚辰春，伯兄選得蕪湖

安徽平府

赴任，與

余別壬午罷官將復來視余而訃

音赴告喪也

音已見告矣嗟乎余兄

弟之所謂同懷者已去其一矣今仲兄與季弟家居鴻翻從余學

文藝略通余乃進而訓之曰爾知先君所以訓同懷之義乎兄宜

愛其弟煦嫗

以氣煦之以形嫗之愛護之意也

撫摩愛之小者教督使至於成立

所以為愛也不然非愛也世乃有腴剝其弟者乎弟宜敬其兄坐

必隅

邊側之地曰隅

之行必隨亦敬之小者恪守前業勿遺兄憂即所以為

敬也不然非敬也世更有凌夷其兄者乎兄弟一體如手如足

李華

古戰場文誰無兄弟如手如足

疾痛疴癢手足是求瀕於困苦顛危而不扶持將

焉用之也我之所弗知也誓不為吝子嗤也縱欲敗度不束縛而

附益之是益其疾也我之所弗知也誓不為蕩子幸也嗚呼先君

之卒爾方弱冠季弟甫五齡耳今伯兄已沒仲兄年近六旬余亦

年近五旬。兄之所以成弟。實未有以符先君之所期也。登斯堂也。能勿愧於中哉。

送陳舍人笈堂省親序

劉鴻翔

今年春。余抱常棣之痛。不能自解也。

詩小雅常棣之篇。凡八章。極言兄弟之當友愛。委曲說盡。

人情。意至深遠。兄弟謂抱常棣之痛。

陳舍人笈堂來唁。

吊生者曰唁。

余且解勉。余越數

日。復來別。余問其故。云將告歸。諗母。吾自悲也。

已悲。即以人樂。笈堂其

令。余羨也。

羨人。即所以自悲。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

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余天下之鮮民。

註見下。蓼莪。既喪父母。惟與兄弟。

相依為命。今何忍言矣。

又喪兄弟。

笈堂乎。亦知余之羨汝否乎。笈堂歸

吾為笈堂誦詩。詩曰。駕彼四駘。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母來諗。

小雅四牡之篇。白馬黑鬣曰駘。駸駸。駸駸貌。諗。告也。言人臣奉使於外。欲歸以養親。故作四牡之歌以告君也。引四

一壯詩先王之使其臣必叙其室家之眷戀而其臣亦皆得以將母

之情來告於上及其後嘆大夫之不均則有北山之詩詩曰陟彼

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詩小雅北山凡

六章此其首章也大夫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偕偕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盬閒暇也言陟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

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不勤是以始我父母之憂耳引北山詩二雅之變也詩序詩有六

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按雅正也變雅者失其

正也小雅自六月篇後大雅自民勞篇後皆謂之變雅孝子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今

國家自一命以上註見下原才篇皆得以將母之情告於上其有嘆北山

之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者亦往往絕也笈堂乎亦知余之羨汝

否乎笈堂歸白髮倚門有父母羣季侍側有兄弟子之長者執經幼者

問字吾再為笈堂誦詩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常棣篇之第七章鼓瑟琴和也翁合也湛音耽亦樂也孥子孫也言妻子好合

如琴瑟之和而兄弟有不合焉則無以久其樂矣

引常棣詩三由是言之菽水足以承歡雖萬

乘之卿相豈能易此樂哉嗚呼是在天矣

說到天字大有仰首呼號無可如何之象當

之者或不覺其樂也迨其後則思之矣即思之者亦無可如何也

見人之樂者則羨之矣知羨人之樂者之出於無可如何則知當

其樂者之不徒貽後之思也

至理真情反復咏嘆語語從血性中發出讀是文而不生孝友之心者非

人也彼有父母而不知孝養有兄弟而不知友愛者盡細味之笈堂之歸以諭母也余將安歸乎

哀痛嗟乎余痛常棣也

起處余之痛在蓼莪之三章詩小雅蓼莪篇凡六章民

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是詩也其第三章曰耕之罄矣維壘

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

則靡至傳耕小壘大皆酒器也餐盡也鮮寡也恤憂也靡無也言

如死蓋父母既亡無所怙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引蓼莪詩四

輕諾辯

陸繼輅

輕諾者必寡信。

老子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

斯言也。人人以為大戒，嗟乎！輕諾

亦豈所望於人人哉？有人於此事方急，不能自謀也，而謀之於友，友謝之而無辭也，則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也。吾今諾子而事不果，吾何以見子矣？子盍他圖焉？斯人也，於事無所補而多此一慚，其心蓋皇然矣。有人焉，憤其友之不為力而奮然任之，則欣然以行，隱然有所恃，至明日而不果於事，誠亦無所補而前日之一慚固已為之泯，其迹而紆其憂矣。此其思與諾而信者一間耳。信也者，諾之後之事也。諾且不可得而違責其信耶？且夫信與不信，非諾者所能逆覩者也。天下亦安所得萬全之事而籌之也哉？忠臣之謀國也，其始願皆期於撥亂而反之正，然而勢窮力絀，徒以身

狗其夙心者何可勝道。如以輕諾寡信之律繩之，則將曰：此非吾

力之所能任，而高飛遠引者，為不輕諾也。反顏事敵者，為不輕諾

也。而豈其然？夫人心之日趨於薄也，無愧乎孝悌者，蓋十不五六

焉。其睦嫻任卹者，

周禮犬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與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嫻任恤。註：睦，親於九族；嫻，親於外

親，任篤於友道。卹，振憂貧者。

十不得三四，十不得一二焉。故貧富日益相耀，而

睚眦之怨，

漢書杜欽傳：報睚眦之怨。註：睚，舉眼也。此，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必報之也。

積為仇讎，仇讎

相為里閭，而戾氣乘之矣。豈不深可懼哉！故曰：輕諾者未可厚非

也。寬之以或信，或不信，而諾猶難。其人責之以必信，必不可不信。

而尚有能諾者乎？彼多方以謝者，方以寡信之說文，其不諾而奮

然身任者，又以能諾之故，陷於不信。是杜天下睦嫻任卹之機，而

使之馴至於仇讎也。久矣！夫旁觀之易為言，而孤孽之難為諒也。

孟子盡心篇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志也深註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者也或曰如子言則

以緩急告者皆諾之至明日而謝之曰事不果非吾始願也可乎曰此則身受者之所能辨者也天下豈有處心積慮成於不信而能以諾市者哉是又不諾者更端之飾說也

書奸臣傳後

李祖陶

明史奸臣六人胡陳握權於洪永胡維庸定遠人從太祖於微時洪武六年為丞相以曲謹當上

意寵遇日盛專權竊柄生殺自專嘗欲陷大將軍徐達又毒斃御史中丞劉基久之漸謀不軌洪武十三年涂節上變告維庸陰事

遂被誅陳瑛滁人成祖進位召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天性殘忍受帝寵任益務深刻專以搏擊為能所論劾劾成大臣十餘人屢

與大獄無辜死者甚衆帝以為能發奸益寵任之永樂九年得罪下獄死天下快之嚴嵩肆毒於嘉靖嚴

字惟中分宜人世宗時與于世蕃均得帝信任父子用事樹黨植援專以摭擊忠良為務寬殺楊繼盛沈鍊等朝野側目而世蕃交

通海寇陰蓄不臣之志嘉靖四十年臣下疏奏其不法者甚衆父子均褫職後嵩老病寄食墓舍以死世蕃伏誅周溫煽

機於崇禎

周延儒字玉繩宜興人性警敏善伺意指莊烈帝尊禮之嘗曰朕以天下聽先生時流賊猖獗延儒當國無一

謀畫惟招權固利而已後被劾罷職卒因通賄得實賜自盡溫體仁字長卿烏程人為人外曲謹而中猛鷲機深刺骨帝以為樸志

任首輔屢以陰謀中傷人廷臣劾之者章不勝計帝漸悟其詐因放歸逾年卒帝猶惜之至馬阮恣虐江南馬士

英貴陽人阮大鍼懷甯人二人深相結納本魏忠賢餘黨莊烈帝之世磨斥不得志及福王由崧立南京士英為東閣大學士因薦

大鍼知兵得為兵部尚書巡閱江防士英獨握政柄與大鍼以鋤正人引兇黨為務而導福王以聲伎遊觀天下解體國事始無可

為後士英為清兵所擒詔斬之大鍼則乞降於清從攻仙霞關觸石死遂亡其國夫以世宗莊烈帝

之聰察剛斷

按明史贊曰帝承神堯之後既然有為沈機獨斷則除奸佞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勢已傾積習難挽遂

致潰爛而莫可救與福王之昏庸王名由崧神宗之孫福王常洵可謂不幸也已之子甲申京師陷諸臣奉玉即

位於南京建元宏光信任馬阮荒於酒色宴飲無虛日似不可同年而語而高文二廟高皇帝廟

號太祖文皇則開天英主也乃僉壬巨奸盤詰左右竟與昏庸之

帝廟號成祖主同一不悟至流毒已數年或數十年而後或誅或貶以謝天下

抑獨何歟。吾於是歎奸人之為術甚深。而知人之明。洵不可學也。且非特此也。人主之剛察自用者。其性情必有所偏。有所偏。則喜怒之寄。必不能悉中於理。古之帝王。兢兢於正心誠意之學者。為此也。於是祭黠之雄。顯借其

喜。以市恩。陰伺所怒。以報怨。至於揣摩既久。醞釀日深。則且移其所喜。而為怒。移其所怒。而為喜。而喜怒之移。又皆出自聰明剛斷之本心。而非徇臣下之意見者。夫然後蒙蔽益深。委任益篤。天下

皆欲殺欲割。無可如何。而君臣之間。且以為明良一德也。書益稷明哉。股肱良哉。元首若也。股肱臣也。又咸有一德。篇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言伊尹與商湯君臣之間。皆有一德也。唐德宗

之告李勉曰。

勉字玄卿。京北人。德宗興元中位宰相。

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之悟。

杞字

子良。有口辯。德宗悅之。以為宰相。杞心術陰險。忌嫉賢能。小不附者。必欲置之死地。海內怨之。李懷光疏暴其罪惡。貶為遠州司馬。貞元元年。帝欲用杞為魏州刺史。袁高運詔不得下。帝問勉曰。眾謂盧杞姦邪。朕頗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

以謂姦邪也

非智不足也。亦以祀之營私肆毒皆巧借在上之喜怒以

為之耳。

按德宗貞元四年帝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

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與告李勉說相同。

嗚呼。人主其讀書養氣調劑性情以

歸於中和哉。

王安石蘇洵論

王慶麟

士有不幸而得志者。王安石是也。士有幸而不得志者。蘇洵是也。

全篇主意即於發端揭出

安石志行皎潔。根本盛大。言事書及諸劄子。言言經

術。非洵莫能及。諸新法皆先王舊章。

安石所行新法大概本於周禮。得人以行之。

實足救世。而當日在朝諸臣才識之大。實未有對安石者。卒為小

人所乘。

指呂惠卿輩

身名俱裂。向使抱書以老。後之學者宗仰遺文。有

不歎歎歎息於宋室之不幸。不得斯人為救時之相乎。

此段言安石不幸而

得志嘉祐初。嘉祐宋仁宗年號。

洵出山以文干諸公。歐陽修曾輩皆有虎

帥以聽之意。

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按

虎子皮之名，言子皮為偏，聽命於子產也。此借用其語，謂修輩首

先推崇蘇洵也。考洵於嘉祐間，與二子械鞬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所著文上之，除校書郎，由是名重京師。

惟安石薄之曰：「戰國之文耳。」

言其縱橫排闥，如戰國策文字。

余讀其書，尚威而輕言戰。

洵所著雜書，衝論二十篇，多具此意。

幸而其言不讐也。

應驗也。

設朝廷以後之用安石者，用洵。吾知變速而禍大。後世之詬誶，當

有甚於安石者。

此段言洵幸而不得志。

洵著辨姦，世驚其智。

安石名威時，洵著辨姦論，暗斥之，譏

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海內，故世以洵為知言。

余獨非之。夫以行杞。

晉王衍，唐虛杞。方安石

辨姦論指安石為王衍，虛杞合為一人。

亦可謂擬不於倫矣。究其所謂姦者，不過曰

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耳。今夫獲巨盜者，

必得贓證，迺可具獄。未有懸決其後日之將為盜而先窮鞫之者。

也安石刻厲清苦本諸性生若欲以囚首喪面者因不拂首居喪者不洗面指

為悅人而肆其姦而與自宮之豎刁殺子之易牙同律而科罪不

亦怪乎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惡豎刁易牙聞方是也按史記管仲病桓公問曰群臣誰可相者仲曰知

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關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

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古者腐刑曰宮即絕其生殖器也洵特挾私憾謂安石薄其文字而妄言之不

自意妄言而真中也此段言辨姦論之誤後蘇軾在朝力詆伊川之姦宋哲宗元祐初年程伊川先生為崇政殿說書軾為翰林學士伊川方嚴以禮自持軾嫉之詆其不近人情由是分洛蜀二黨伊川為洛黨軾為蜀黨兩黨交惡互相攻訐

蓋襲其父之故智以倖一中而竟不中也是蘇氏

之家學也或曰然則安石賢乎曰然安石信古而不通今即洵亦

賢者也其學通今而不師古抑揚兩人如老吏斷獄兩賢一用一

不用千載身名判若薰蕕薰蕕均草名薰香而蕕臭左傳一薰一

蕕十年尚猶有臭結明幸不幸之意

烏虜。後之人有過於兩賢之學。始可以得志。不得志為忻戚也。

船山遺書目錄序

鄧顯鶴

班史有言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

見班固漢書儒林傳序註。六藝謂易禮樂詩書春秋。

六藝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自

孔子歿而大道微。七十子之徒遺言墜緒。不絕如縷。

漢書藝文志序。昔仲尼沒

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註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

遭秦燔滅。蕩然無存。

漢興收拾餘燼。始立專門。各抱一經。

漢初諸儒各守家法。如言易自菑川田河。言尚書自濟南

伏勝。言禮自魯高堂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嬰。於趙則毛亨。

私相授受。亦互相嫉。

如馬鄭諸儒。

東漢順帝時。扶風馬融以博洽稱。詩書易三禮論孝

入關。從融質疑義。能盡通其說。故玄兼眾家之學。註釋詳明。而漢儒學至玄而大成。然融玄皆信讖緯。問採其說。以附會經義。後儒

之。始貫穿羣籍。鑽研訓詁。迄其蔽也。雜於讖緯。墜於支離破碎。魏

晉以後崇尚虛無。流為佛老。學術紛歧。世運榛塞。聖人之道晦矣。

音希與秋同。慨歎之意。

唐代義疏之作。具有端緒。

唐太宗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定

五經疏。謂之正義。

而是非得失。未有折衷。宋世真儒出。群經乃有定論。至於近代。學者疾陋儒空談心性。逸於考古。遂至厭薄程朱。專考求

古人制度名物。以為博。甚則刺取先儒刪落踏駁。

踏音臺。踏駁。相乖舛也。

謬

悠之論。以為異。而一二天資高曠之士。又往往誤於良知之說。敢

為高論。狂瞽一世。著書愈多。聖道愈菲。

易豐卦。豐其蔀。蔀。覆。障。光明之物也。

先生

不然。生平論學。以漢儒為門戶。以宋五子為堂奧。

周殷。頤。張載。程頤。程顥。朱熹。稱

為宋五子。而學道淵源。尤在正蒙一書。

張載。橫渠人。著正蒙。西銘。及易說。嘗語云。為天地立心。為生民

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自任之重如此。

以為張子之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採

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復起。未之能易。惟其門人

未有殆庶者。

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朱註庶近也言近道也又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而當時

鉅公如富文司馬諸公。

富弼字彥國宋仁宗時宰相封鄭國公諡文忠文彥博字寬夫與弼同為仁宗朝宰相以

太師致仕封潞國公諡忠烈司馬光字君實哲宗朝宰相卒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

張子皆以素位隱居。

末由相為羽翼其道之行曾不得比於邵康節之數學。

邵堯字堯夫其學出

於道家以圖書象數數學顯受先天卦圖於李之才由是探賾素隱推論天地之消長故遇事能前知學者稱康節先生

而世

之信從者寡道之誠然者不著是以不百年而異說興又不二百

年而邪說熾。

按張子之學以下一段至此像先生正蒙註序中語異說者謂陸子靜也邪說者謂王伯安也其推

本陰陽法象之狀往來原反之故反復辨論累千百言所以歸答

上蔡象山姚江者甚峻。

宋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為二程弟子伊川先生嘗許其能切問而近思然頗雜禪

旨故其徒象陷於異學陸九淵字子靜金溪人學者稱象山先生其學以頓悟為宗稍近於禪與朱子之學不合辨論甚烈明王守

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或疑其言太過要其議論精

卓踐履篤實粹然一軌於正固無以易也先生生當鼎革自以先

世為明世臣存亡與共余廷燦王先生夫之傳云先世本高郵人家明永樂初有官衡州衛者遂為衡陽人家

世以軍功顯父字武夷始以文學知名中天啟辛酉副榜甲申後崎嶇嶺表備嘗險阻既知事

之不可為乃退而著書甲申即崇禎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師莊烈帝殉國李元度王船山事略云順治四年

王師下湖南先生走桂林大學士瞿公式相疏薦於桂王先生以

父憂請終制服闋授行人是時桂王建國肇慶先生從之時朝端

水火有欲殺先生者乃追桂林復依瞿公其後瞿公殉節桂林先生知勢愈不可為遂決計老牖下竄伏榔永連邵

山中湖南省之郴州永州府及邵陽縣連水名在湘鄉縣西南下流入湘水流離困苦一歲數徙其

處最後乃定居湘西蒸左之石船山衡陽縣東有湘水又有蒸水自西南流入焉謂之蒸口

築觀生居以終王夫之傳云先生浪遊於沿溪耒陽晉甯澧邵間所至人士慕從者輒益衆先生輒辭去最後歸衡陽之石船山築土室曰觀生居故國之戚生死不忘其志潔而芳其言哀以思百

世下猶將聞風興起況生同里閑親讀其書者乎當是時海內儒

碩北有容城

孫奇逢字啟泰直隸容城人晚講學蘇門之夏峰學

皆稱曰孫徵君其學以慎獨為宗而於人倫日用問體認天理卒年九十有二

西有盤屋

李顯字中孚陝西盤屋人自署

曰二曲土室病夫清初大史交章薦之先生誓死不赴至絕粒自例以拒徵召天下羣知為閩中大儒顧亭林嘗曰堅苦力學吾不

如李東南則崑山餘姚

顧炎武字甯人江蘇崑山人明亡謀恢復屢瀕於危當六謁孝陵思陵足跡遍天下

生平以博學於文行己有恥為宗康熙時薦舉鴻詞及修明史均以死拒黃宗羲字太沖浙江餘姚人明亡屢起兵抗清終不得遂

先生教學者必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而不求諸心則為俗學卒年八十有六而亭林

先生為之魁先生刻苦似二曲貞晦過夏峰多聞博學志節皎然

不愧顧黃兩先生顧諸君子肥遯自甘聲名益炳羔幣充庭干旌

在野

詩衛風干旌之篇予子干旌在浚之城註予子特出之貌浚衛邑名析羽為旌蓋析翟羽於旗干之首也此詩言衛大夫

乘車馬建旌旒以見賢者也

雖隱逸之薦鴻博之徵皆以死拒而公卿交口天

子動容其志易白其書易行先生窺身猥洞絕跡人間席棘飴茶

詩大雅。莛茶如飴。註茶苦菜也。飴錫也。此言以荆林為席。以苦菜為飴。藉明處境之困也。聲影不出林莽。門人

故舊又無一有氣力者。為之推挽。歿後四十年。遺書散佚。其子啟

按啟字虎止。孫履高潔。博學有文名。康熙朝貢生。始為之收輯。推

晚築湘西草堂。著有蔗畦存稿。學者稱蔗畦先生。聞上之督學宜興潘先生。名宗洛。以翰林官湖南學政。因緣得上史館立傳。儒

林而其書仍湮滅不傳。李元度船山事略事云。船山遺書。道光庚子族孫世倅始刻行。咸豐四年。燬於兵燹。

同治二年。曾中丞國荃捐俸重鈔。後生小子。至不能舉其名。姓可哀也。已當代經

師。後先生而起者。無慮百十家。所言皆有根柢。不為空談。蓋經學

至本朝為極盛矣。然諸家所著。有據為新義。輒為先生所已言者。

四庫總目於春秋稗疏曾及之。先生遺書中有春秋稗疏二卷。以余所見。尤非一

事。蓋未見其書也。近時儀徵相國袁輯國朝經解。刻於廣南。阮元

臺江蘇儀徵人。清宣宗朝。官至大學士。卒。諡文達。官兩廣總督時。曾刻皇清經解。為書八十餘種。為卷千四百。按光緒中。長沙王

先生諱刻續皇清經解於江陰所收甚廣獨不及先生其他更何論

已先生出處本末略見潘宜興儲六雅全謝山余存吾諸文集中

潘宗洛字書原號巢雲江蘇宜興人官至湖南巡撫有潘中丞集六雅名大文江蘇宜興人有存硯樓集謝山名祖望浙江鄞縣人

有鮎埼亭集余存吾名廷燦字卿雲湖南長沙人官編修有存吾文稿顯鶴增輯楚寶楚寶本周聖

為之增輯有楚寶增輯考異文苑亦有傳不具述獨詳述先生學業之大者著

於篇使世之讀先生書者有所考焉

趙孝成王論

周樹槐

趙孝成王四年周報王五秦攻韓白起為將取野王今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上黨

今山西路絕守馮亭馮亭為上黨守以上黨歸趙馮亭與其民謀曰鄰道

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韓韓趙為一可以當秦矣乃告於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十

七願再拜入之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馮亭使者至聽王所以賜吏民趙王大喜召

平陽君約告之。約曰：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之秦者，欲其嫁禍於趙也。願勿受。平原君曰：發百萬之衆，而攻踰歲，未得一城，其後三年，秦阮趙今坐受城邑十七，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

卒四十餘萬衆長平。

秦將白起攻趙，大破之，射殺其將趙括，卒四十餘萬人皆降，起挾詐盡阮之於長平。長平

今山西澤州府高平縣西。

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以為平原君貪馮亭

邪說。

史記平原君傳：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

故至此壯學子曰：

此星叔先生自說，故文集之名曰壯學齋。趙王可謂

巧於謝過者矣。阮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間違衆論，使括代廉頗者。

王也。

始秦將王齎拔上黨，趙將廉頗軍長平以按獲之，齎遂攻趙趙軍數敗，頗堅壁不出，又多失亡。趙王怒，數讓之，秦應侯使人

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君之子括為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遂以括代頗將，藺相如曰：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

不可用，不聽。秦乃使白起為上將，而齎為裨將。括至軍，恣更約束，易置軍吏，一戰大敗，為秦所殺。

是安往不見阮

何必上黨。

言受上黨事與長平之阮無涉。

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

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為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

為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為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斬

韓趙為一以當秦為韓亦為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

哉雖嫁禍趙安所避之趙之受上黨於理於勢義不容却即曰嫁禍亦不可避也趙豹曰聖人甚

禍無故之利此豹引古語以誅趙王勿受上黨也言無故而得利聖人以為福而甚以為禍太史公曰

利令智昏利之所在使人昏惑不明也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老子禍

倚言禍福相連大言之相絕也截然相反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

而趣趨同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

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

已將因是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至邯鄲河內今河南懷慶府邯鄲趙郡

城今直隸廣平府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擬其後也秦出師此路攻趙恐魏將襲其後於秦不

利故急欲得上黨以窺趙將北窺晉陽今山西太原府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榆次

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孝成十八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二十年拔趙

晉陽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虜遠以歸趙滅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暇言利利又孰

大於此秦據上黨則趙必不支上黨之得失趙之存亡係焉故曰何暇言利而守上黨即所以全趙故曰利孰大於此然

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

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

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為無人也有大將廉頗在且夫秦師未至上

黨民未走趙秦王訖攻拔上黨上黨民走廉頗在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

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鑒妖夢是踐考

王夢衣偏袷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

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袷之衣者踐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

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置將不善一敗塗地史記

愛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

高祖本紀劉季曰天下方拔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一敗空地註一見破敗即當肝腦塗地此指以趙括代廉頗也惜哉趙

有萬全之利王禍上黨非上黨之為禍也六國時凡言秦不可與

為難者非秦閒則辱之首也言非受秦人反間之甚者今人不幸鄰於虎即為懦弱之甚者

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挺當關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漢書

傳令天下重足而立註重累其足言懼甚也屏藏也息屏息出入者也五代史李存進傳人屏息畏之意即攝伏之甚不敢呼吸也

以胥虎之入誠毋撓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遊說

張海珊

古之時所謂遊之說者二焉有孔孟之遊有戰國之士之遊戰國之士多以

遊說取富貴如蘇秦合縱張儀連橫之類孔之周遊傳稱孔子周流七十二國孟之遊齊梁諸國史記

孟子列傳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曰以行道也以救民也然則如

孔孟之人則有孔孟之遊苟非孔孟之人將不得為孔孟之遊乎

則又不然。孔子雖生知之聖。然必如周觀禮。

周景王二十三年。孔子適周。既至。問禮於

老子。又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乃反乎魯。

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註。魯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當時詩樂頌殘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失。故歸而正之。

孟

子七篇。亦大都成於遊齊梁之時。其論士曰。有一鄉之士。

見闕省於一鄉。

有一國之士。

見闕及於一國。

有天下之士。

見闕達於天下。

是故苟自命士矣。則天

下之理皆我所當知。天下之事皆我所當為。生民之故。郡國之利。

病雖嘗得之於簡冊。而苟非目稽口詢。確然有得於其中。則他日

或當其任。將遂有慊然不足之患。此其道非遊不可。雖然。今世之

所謂遊則戰國之士之遊而已矣。自天下兼并。民無常產。

三代之世。計口

授田。各安其業。所謂士食舊德。農服先疇。是也。井田既廢。兼井以生。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

百姓交馳橫

驚。若鳥獸散。上之人不得問焉。而其尤不肖者。則莫甚於士學校。

之員既增。漢武帝置博士弟子員。唐太宗置增廣生員。自後又有附生、入學者愈多，而流品愈雜。一縣之數。

無慮數百。國家之科目。以考試取士曰科目。其制始於唐。如省時鄉試、會試之類。目條件也。考試諸科，故稱

目。既無以容。又其人大都遊手空食。更不能自為生計。則皆從事

於遊。以遊謀衣食，非以遊廣見聞。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謂之遊民。乃遊民而外，復多一遊士。要之皆社會之蠹賊耳。昌

黎。唐韓愈封昌黎伯。所謂奔走形勢之途。伺候公卿之門。足將進而趨。起

口將言而囁嚅者。送李愿歸盤谷序中語。趨起，讀若咨疽。欲行不行之貌。囁，讀念，入聲。嚅，音如。欲言不言之貌。

其視戰國之士。抵掌捭闔。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悅。封為武安君。捭，音擺。闔

也。鬼谷子有捭闔篇。戰國時，蘇秦學捭闔揣摩，謂一開一闔，為遊說之術也。且以為豪傑之士不可多

得。蓋遊之途日廣。而遊之士愈下。前清乾隆嘉慶間，海內承平，無事。達官貴人，恒喜談風雅，尚文

辭。由是不遇之士，奔走其門，或以詩文相炫耀，或以聲名相標榜。浸淫成風，氣硬硬自好者，則不屑焉。此文感慨言之，殆以諷當

世不知氣節之士。於是好修之士每諱言遊。珊少有志四方。既長，謂古人

國文讀本
之書雖嘗博覽徧攷。時患抑鬱無以發。每念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見禮學記為之懼然以懼。思遂決然舍去。以從己之所志。雖然
以前之說。則有不得不遊之道。於後之說。則又恐涉於今世之士
之迹。於是將以商之同人。作遊說。